

## 第五章 大學格物致知義理的探討

### 一、從仁心與心性到格物致知

中庸天道性命相貫、宇宙心性論合而為一的特質，是儒家心性學與道德形上學完成的典範。如果追溯其思想脈絡的源頭，必由儒家孟子之傳之心性之學中求誠之工夫，向上透入始得諦解。唐君毅言：

中庸之標出天命之謂性一語，直接溯人性之原於天命，人性乃上承天命而來，此正是墨莊荀以來天與命之分離，及天命之自然化之思想潮流之一扭轉；而上契劉康公所謂「民受天地之中所謂命」之義，以承孟子於人性即見天所命之教者。而中庸直下點醒天命之謂性，正為補足孟子言所未及。其與孟子之不同，則孟子思想之時代意義，在收攝墨子與傳統宗教之見中，所謂原於天命天志之典常，而指歸其本於人性；而中庸思想之時代意則在：再溯此人性原於天命，以見人性之宇宙之意義與形而上之意義，乃謂「思知人不可不知天」。而其以能進至由人性原於天命，更由知心以知人者，則當在其中人心之能繼續的自命自令，而自求明善誠身處，透視出人性自有一超越而在上之根源，即無聲無臭之上天之載之根源，足以成其道德生活中求

自誠之事相續而無息者。<sup>1</sup>

論孟中庸皆有一客觀地超越地言之「天」，孟子認為性雖可在心中呈顯，但並不封限於人心之中，而是可以上通於「天」，而彰顯普遍而無限的意義。此所以由盡心可以知性，由知性可以知天。孔孟採取由主觀面攝客觀面之進路；中庸易傳客觀地由天道建立性體一義，是採取本體宇宙論之進路。牟宗三言：

中庸易傳實於「維天之命於穆不已」之最根源的智慧，並本之於積極的展示天道為生物不測之創生實體，並由此實體以言性體，而與孔子之仁、孟子之心性打成一片，積極地呈現出主觀面的孔子之仁、孟子之心性與客觀面的中庸易傳之天道性體之內容意義之合一；此在表面上雖似有進路上之差異，然其實是一種通契不隔之圓滿發展。<sup>2</sup>

中庸、易傳所體悟的道體乃創生性實體，自客觀面進入，牟宗三認為此種主客觀合一的發展，正好形成一圓圈，從此圓圈以明心性天命是一。因此，可以說中庸是先秦道德形上學的圓滿完成。

先秦以迄宋明，儒學賡續不斷的發展，偶或細水涓滴，有時亦澎湃洶湧。先秦儒家的學問是以心性之學為中心的成德之學，稱之為「生命的學問」。先秦儒家留下的教言，編纂成為論語、孟子、中庸、易傳、大學等書。而宋明儒者之主要就是順承這五部書的智慧方向，而開創出另一階段之儒學。

北宋的儒學，上承先秦的本旨原義，以開展他們的義理思想，其

<sup>1</sup> 唐君毅，《中國哲學原論導論篇》，頁一三。

<sup>2</sup> 牟宗三，《心性與性體（二）》，頁五〇七～五〇八。

步步的開展理路，是由中庸、易傳之講天道誠體，而回歸到論語、孟子之講仁與心性，最後才落於大學講格物致知。<sup>3</sup>

宋明儒學上承先秦之本旨原義，除了紹承必然有因革損益的創新。創新殊途有二，一為順孔孟傳統而引申發展，這是調適上遂之新；二為對孔孟傳統的基本義理有相當之轉向（不是徹底轉向），這是「歧出轉向」之新。

調適上遂之新為下列四項：

1. 孔子踐仁以知天，但未明白表示仁與天合一或為一；宋明儒則認為仁與天的內容意義，到最後完全合一，或根本是一。
2. 孟子說盡心知性知天，心性是一，但未明白表示心性與天是一；宋明儒則認為心性天是一。（伊川、朱子亦有不同。）
3. 中庸說天命之謂性，但沒有明白表示天所命於人之性的內容意義，同於那天命不已實體，宋明儒則表示天道性命通而為一。
4. 易乾象說「乾道變化，各正性命」，未明白表示道體性體合一，由天命說性命，宋明儒則肯定之。
5. 大學明明德，沒有表示明德就是人的心性，只指說光明之德，宋明儒則從因地上的心性說，不就果地上的德行說。止於至善及格物致知等，都出現伊川朱子與陽明戡山不同的見解。<sup>4</sup>

因此，上述 1 至 4 項為調適上遂之新，第 5 項為歧出轉向的新。中庸在調適上遂新的發展過程中，得到更新的闡揚；而大學卻在歧出

<sup>3</sup> 蔡仁厚，《儒學的常與變》，頁一二五。

<sup>4</sup> 蔡仁厚，《宋明理學—北宋篇》，台北，台灣學生書局，民國八十年，頁一三～一五。

轉向的新方面，因伊川朱子系與象山陽明系的不同解釋，而有了不同角度引伸。

宋明諸儒思想發展的脈絡，一般認為是中庸易傳之講天道誠體；而回歸到論語孟子之講仁與心性，最後才落於大學講格物窮理。所以他們的義理系統之開發，主要是繫屬於對道體性體的體悟。<sup>5</sup>緣此線索，首先要探索道體性體的內涵沿變沿革，最後止於大學格物窮理的解析。

中庸、易傳所體悟的道體乃創生性實體。中庸曰：「誠則形，形則著，著則明，明則動，動則變，變則化，惟天下之至誠為能化。」形、著、明、動、變、化，展示一個生化的過程，這個生化過程由誠體而來，具體妙運，生生不息。<sup>6</sup>在本體宇宙乃為道德創生的實體，從此成為宋明儒學宇宙觀的定調。蔡仁厚先生以道體性體為(1)靜態的為本體論實有(2)動態地為宇宙論的生化之理(3)同時亦是道德創造的「創造實體」。所以，它既是理，同時亦是心，亦是神，因而是「即存有即活動」的，允為最好的註腳詮釋。<sup>7</sup>內聖圓教之模型，北宋周濂溪、張橫渠、程明道皆已相繼的展開完成，茲簡述如下：

周濂溪—默契道妙，豁醒儒家形上之智慧。

張橫渠—思參造化，天道性命貫通而為一。

程明道—盛言一本，完成儒家圓教之模型。

<sup>5</sup> 蔡仁厚，《宋明理學—南宋篇》，台北，台灣學生書局，民國八十二年，頁二。

<sup>6</sup> 盧雪崑，《儒家的心性學與道德形上學》，頁一五九。

<sup>7</sup> 同註5，頁三。